

28天骑行,2200余公里的历程,翻越12座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山。西南交大和西南财大的几名师生用近一个月的艰辛换来一部震撼人心的纪录片,而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

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骑行”

■本报记者 陈彬

不久前,2015首届万峰林国际微电影盛典在贵州省兴义市举行,由西南交通大学联合西南财经大学几位师生拍摄的纪录片《千山》的片花,获得短片类一等奖。

得知这一消息时,孟进正在自己的公司和同事忙着准备一项策划。“知道这件事后,真觉得很开心。”他说。

孟进有理由开心,因为他正是这部短片的主要策划者和制作者之一。

借旅行拍部片子

让时间回到2013年。那一年,孟进还是西南交通大学大三学生,但过完暑假,他就要升入大四了。进入大四,就意味着实习、找工作,忙碌的生活也就接踵而至了。孟进觉得应该在这之前,为自己留下点什么。于是,他找到了学校新闻中心的教师梁碧波。

梁碧波主要负责学校电视台的视频工作,孟进当时是他手下的一个“兵”。但除此之外,两个人还是一对“骑友”,他们经常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出去骑行。孟进找到梁碧波就是想商量,能不能搞个提前一点的“毕业骑行”?

对于学生的建议,梁碧波很是赞同。他们商量利用暑假时间,沿着被誉为我国“最美景观大道”的318国道——川藏线,来一趟进藏之旅。与此同时,梁碧波还有一个想法,是不是可以利用这次骑行,拍点什么回来。

“其实我们之前就一起合作拍摄过微电影,这回我想把我们的骑行过程拍摄下来,如果有意思的话,就做一个纪录片,没意思也就算了。”梁碧波说。

对于这个意见,两人一拍即合。

2013年夏天,他俩与西南交大以及西南财大的师生,一行7人踏上了进藏的行程。等待他们的有川藏线上瑰丽的风景,有彼此间相互扶持的友情,但除此之外,更多的则是始料未及的体力、精神上的双重煎熬。

“比我想的要累很多,我快要骑哭了。”回想起那段经历,7人中唯一的女生陈雨如是说。那么,这趟骑行究竟有多难呢?



骑行队到达拉乌山。

用意战胜软弱

在准备骑行的时候,几位骑友曾有过一个约定,那就是这段时间都不刮胡子,等到了拉萨能长多长。但还没到拉萨,团队成员孙红林就把胡子剃了。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当队伍快骑行到“天险”之称的通麦大桥时,前方传来大桥坍塌的消息。通麦大桥是骑行到达拉萨的必经之道。得知这个消息后,梁碧波第一次打起了退堂鼓,“只想带回家。”而得知消息的第二天,孙红林就把胡子剃了。因为他对近期恢复通车也不抱任何希望。然而,就在他们即将准备放弃时,听到有人在喊:通麦大桥通了!“听到这句话,我觉得没有放弃的理由了。就是这句话,给我指明了黑夜中前进的方向。”梁碧波说。

除了“前途未卜”带来的精神压力外,队员们感受最多的还是体力上的煎熬。

在出发之前,孟进最大的愿望是看一看外面的世界,但路上的艰辛却超乎他之前的想象。“累!那段时间,如果我保持一个动作不动,那就真的不想再动了。”

回忆起那段骑行,梁碧波说最折磨人的是当历经千辛万苦翻越一座山之后,发现还有好多座横亘在前方,“每次看到地图上那十几座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山时,我总会怀疑自己能不能骑到拉萨。”

在梁碧波看来,骑行川藏线给人的感觉就是随时抬头都可以看见天堂,却没有勇气抬头,因为连续的高坡会让人失去力量,只能低着头,眼睛看向车轮一米远的地方,心里默数一二三……一直直到一千、一万。骑到十万,差不多是一天的任务量了。”

种种艰难也让梁碧波开始重新思考骑行的意义。“骑行318,你所战胜的并非体能和恶劣环境,而是那个随时会软弱的自己。”当他快到达终

点时,心中充满的并不是即将成功的欣喜,而是对这条路的不舍,对自己曾经的坚持的不舍。

在这种不舍中,7个人圆满完成了28天的骑行,行程2200余公里,翻越12座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山。

凭影像还原真实

从拉萨回来,队员们带回的不仅有满满的回忆,还有近9000小时的影像素材。这些素材都是队员们用一台普通的家庭DV和一台单反相机拍摄而成的。而将素材剪辑成纪录片的任务,主要落到了梁碧波的肩上。在做纪录片之前,他先剪辑出了一个五分钟的片花,并在私下里给朋友看过。“朋友看过后,觉得挺震撼的。”

又过了段时间,一个同事给梁碧波发来一个万峰林国际微电影盛典的参赛消息。他发现对方的要求和自己的剪辑出的片花很符合,便将片花投了出去,没想到获得了一等奖。

梁碧波将自己的纪录片取名为《千山》。而如今,曾经和他一起骑行在“千山”之间的几个骑友都已经毕业了,这部作品却依然没有完成。今年9月,梁碧波计划正式完成这部作品,“对队友有一个交代,对自己也有一个交代。”

算起来,曾经的那次骑行已经过去了两年,而这部纪录片却迟迟没有完工。究其原因,庞大的素材量是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每次剪辑片子的时候,梁碧波都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结构和方式,把自己想表达的东西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那么,他究竟想表达什么呢?

“我只想还原一个真实的骑行状态。”他说,许多人在美化骑行,让人觉得那是一个“美好”的过程。其实很多人一开始吃到苦头的时候,在心理上已经放弃美好的幻想,他们只是在咬着牙坚持,这是一种对梦想的坚持。“我想把这种坚持表现出来。”

“很多人可能以为骑行拉萨很舒服,沿途欣赏美景,领略大自然的无限风光,但给我感受更深的不是这些,而是哭了擦干眼泪,第二天继续开始。”梁碧波说。

南航工科女的“婚纱梦”

■本报通讯员 董清

每个女生心中都有一个婚纱梦,这个梦与职业无关,只要是女孩,都难以拒绝婚纱的诱惑。而亲手制作婚纱,帮助女生圆梦更是一件有成就感的事。吴玉晗,来自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信息应用专业的一个工科女,她的梦想便是“看到好朋友穿着我亲手设计制作的婚纱礼服走进婚姻殿堂”。

虽然是工科女,但吴玉晗也有自己的浪漫情怀,她设计制作的婚纱浪漫、唯美,让人爱不释手。近三个月的时间,她已经成功做出了20多套婚纱,从梦幻般的头纱到摆摆点缀的花边,无一不是精心设计、匠心独具。室友们看着一套套美丽的婚纱,都争抢着要做模特。“我是在查资料时发现了这个小惊喜,还期待她给我做一套婚纱呢!”辅导员刘洁兴奋地说道。

不会画手稿,不懂服装设计,也没有资

金,仅仅凭着从小对芭比娃娃穿婚纱时唯美模样的憧憬,吴玉晗又是怎样做出这么多美丽婚纱的呢?其实一切都是从实践中来的。趁大一寒假的时间,吴玉晗用近300元网购了一个人体模特和婚纱布料,反复拆换布料,在一遍遍探索中学习制作婚纱。“一开始不熟练的时候,从构思到完成往往需要一天的时间。”吴玉晗说,“现在慢慢熟练了些,完成一套婚纱只需要四五个小时。”

由于没有经过专业学习,也缺少绘画基础,吴玉晗设计婚纱时全是凭借大脑想象,脑中一旦有了灵感,便随手在草稿纸上画出来,也因此在实际制作中遇到了许多问题,制造了不少惊喜。比如,有的地方长了,她便在此用别针别紧,使得下摆更蓬松,反而营造出一种立体感。

抛却照着手稿制作的一成不变,每一次新想法的涌现都让她很是兴奋。“很多时候我会根据模特身形来设计婚纱,如果模特有双长腿,就会做成前短后长型来突出优势;如果模特身材比例不是很好,就把腰线往上提。简单地说,就是要扬长避短。”吴玉晗在制作中已经摸索总结了不少经验。

身为工科女,平时几乎都是满课,吴玉晗只有腾出周末的时间来做婚纱。这使得吴玉晗的父母对她这个爱好有点反感,担心会影响学习。“每次周末做婚纱时妈妈来电话,我只好偷偷告诉她我在做作业呢!不过大学嘛,就是应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并且努力做出些什么。”吴玉晗说,今后有机会她也想学一下专业的服装设计。“兴趣第一,不要让爱好变质。自己高兴,别人也高兴就足够了。”

为了圆老区孩子的梦想

■本报记者 刘晓倩

“刘叔叔,你的公司亏损怎么办?”“刘辉姐姐,最近我上课总是走神,你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徐爷爷,我也想做好事,应该向哪些方面努力?”5月8日,江苏中远助学帮老基金会带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的5位大学生来到甘肃会宁县第一中学,给“圆梦班”60名高二学生答疑解惑,加油鼓劲。这是基金会理事长徐中远第三次带领基金会成员和志愿者们来会宁一中送暖、传经。

“刘叔叔,怎么才能赚大钱?”教室的一角,十几名男生把新华聚财(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悦团团围住。“我刚创业的时候也没有钱,所以不怕亏损。你们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钱没有必要太多,但要用在正确的地方,成功首先是人格的成功,否则赚了大钱也没人看得起。”同学们频频点头。

另一边,喜欢数学的同学们正跟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大四学生刘辉“取经”。“高三时,我也认为会计就是记账,上了大学才知道会计要学的东西很多,今后就业的面也很宽,并且非常适合女生。”刘辉结合自己的亲身感受,给同学们分析如何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

家庭并不富裕的该校高二学生魏朝姬关心的是如何帮助其他人。“徐爷爷,我也想您一样做公益,应该向哪些方面努力?”听了魏朝姬的提问,71岁的江苏中远助学帮老基金会理事长徐中远欣慰地点点头说:“做公益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仁爱之心,要懂得分享爱。你们现在可以由小的慈善做起,比如安慰伤心的同学。”

魏朝姬对记者说,自己的父母在县城卖水果,家庭收入不高,基金会每学期资助的3000元给家里减轻了不少负担,利用这些钱,魏朝姬解决了早餐、学习资料等花费。“我很崇拜徐爷爷,将来也想加入公益组织,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徐中远的胸前总是整齐地佩戴着一枚像章,那是一个红底金色图案的毛主席像章,上面写着“为人民服务”。看到基金会资助的学生们懂得感恩,想要回报社会,徐中远说:“助学只是一种手段,我们不仅要资助上资,更要在精神上给予孩子们帮助,不仅要资助他们考上大学,更要教会他们如何做。”

据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金勇介绍,会宁一中“圆梦班”是江苏中远助学帮老基金会在甘肃革命老区捐资设立的第一个“圆梦班”,旨在帮助成绩较好、家庭困难的学生完成高中学业,圆他们的大学梦。“圆梦班”于2013年10月9日启动,全班共60名学生,基金捐赠120万元,负责学生们高中三年的全部费用。2015年,基金会拟在广西、四川、湖南、江西等省、自治区新增5个“圆梦班”,远期目标是“圆梦班”遍布西部每一个贫困县。

学子情怀

武大遍地是表白圣地。

且不说已经积攒了百年浪漫情怀的樱顶,也别说了夜只有虫儿才会出声的情人坡,更别说借着音乐会的音响设备就可以来一场求婚的梅园小操场舞台,单是普普通通的宿舍楼下水泥地,每年都以武大学霸们去图书馆借书的频率进行着喊楼大行动。

喊楼这事儿真是微妙的。通常男孩子带着一群“帮手小天使”,在宿舍楼下将蜡烛摆成爱心状或摆出女孩子名字的缩写,一只打火机从我传到你,蜡烛全点亮,然后“男主”手捧一束花站在亮堂堂的蜡烛爱心里,“小天使”围在两边,一切准备就绪。

接下来就进入“喊”这个中心环节了。“男主”羞涩不敢喊,“小天使”们就大喊“XX! XX喜欢你!”只一声,周遭都骚动起来。“女主”所在的宿舍楼“哗哗”窗洞全开,小小闺阁里四个脑袋挤到了窗边;过路的人也不淡定了,或停下脚步驻足观赏,或干脆嘻嘻跑过来一起做“小天使”。风也簌簌,叶也沙沙,唯独“女主”那间寝室毫无声响。这一次“男主”不能再羞涩了,豁出去喊出那个日思夜想的名字。喊楼进入高潮,对面宿舍楼的跟着起哄,在阳台上打电话的、练琴的、背书的悉数放下手里的活,手捧窗台帮着一喊。一时间,闪光灯亮咔嚓作响。

结局呢?有一句玩笑语是,喊楼的男女主角通常是快要确立关系的,喊楼只不过是确立

那些只属于校园的爱情

■陈琛

这个过程平淡浪漫。当然也有失败的,被泼盆冷水这种事毕竟多发生在电视剧,像《金粉世家》里的燕西和清秋,大部分情况下女孩不愿下楼,男孩只得收拾收拾悻悻而归。“哎,失败也不是事儿呀,这叫青春。”好哥们拍着肩膀安慰道。

爱情的事儿谁没有过。表白成功的从此为武大的浪漫指数又添加0.1%。一个班或一个学院的从教室到食堂都同进同出;若不在一个学部倒有点艰辛,毕竟武大之大,一个在工学部一个在信息学部那算异地恋,但没关系,爱情的力量能让人不畏艰险翻越珞珈山,跨过鉴心湖,迈过数不清多少个30度的坡路,只为来到你身边。

喊楼的事儿估摸21世纪之前并不存在,但爱情的事儿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蓬勃进行着。过去武大学子爱牵手漫步东湖,那时湖边还没高楼,视线一片宽广,找个石凳坐下来,靠在一起望着湖,仿佛能看到幸福未来。放眼武大历史,婚姻典范真不少。从张之洞与王氏,到李四光与许淑彬,再到宗福邦与陈美兰,武大爱情故事源起19世纪末,延展到无限未来。

情人总分分分和,有些事儿我们很怀念,但回不到过去了。

曾见小情侣站在校园主干道上吵架,女孩噙着泪水攥得紧紧地朝男孩喊道“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过往的同学看了看匆匆走过,只留下肃杀的气氛里一句低到听不见的“我们分手

吧”。也许会陷入一蹶不振的状态:此后一个月里上课啥都听不进,饭也食无味,生活浑浑噩噩。也许会跑到球场打个球出身汗然后潇洒说一句“一个人也好啊”。也许分手只是一时冲动,过了没几天两个人微信上一聊发一句“么么哒”又好了。

爱过,便成为不可抹去的记忆。阿兰·德波顿在《旅行的艺术》里说,“现实的生活正像是缠绕在一起的长长的胶卷,我们的回忆和期待只不过是选择其中的精彩图片”。大概青春电影的剧本都能取材于此,不光是武大,那么多大学校园,那么多美好故事,一起汇成一本《一千零一夜》,多年后也是一部史诗吧。

也有手牵手走到最后,打破“毕业季,分手季”这句魔咒的。

一对大四毕业生情侣,相约来到梅园小操场观看武大音乐才子的个人演唱会。歌毕,场中突然出现一条由蜡烛摆出的“金地毯”——男孩向女孩求婚!之后的情节是,在全场注视下女孩羞涩答应,欢呼声响彻夜空。

还有让人羡慕到恨的“学霸秀恩爱”。也是在去年,武大经管院一对学霸情侣同时被美国名校录取,爱情的足迹从江城跨越到大洋彼岸。我们都相信,无论他们身在何方,都会延续武

“谁的旅游攻略写得好,老师出钱带你玩!”课上听老师分享完大江南的美景,课下还有可能凭借自己设计的旅游攻略获得老师奖励的500元钱,跟着老师免费旅游,你听过这样的好事吗?武汉工商学院公选课“文化名城人文解读”教师蔡菁就以这样的方式鼓励学生到外面去看看。4月29日,该班150名学生都递交了旅游攻略,希望通过PK获得免费旅游的机会。

“不许翘课、自助游,假设用一天的时间,花费500元,去你想去的地方,你会怎样计划?”蔡菁给同学们布置了这个特殊的作业,所有的学生都递交了详细的攻略;之后还将组织全班同学对所有攻略进行投票,得票最高的同学可以获得她资助的500元旅游补贴。

这已不是蔡菁第一次自掏腰包请学生去旅行。自2012年以来,她每年都会组织这样的活动。3年来,每年都会有一名幸运的学生拿着蔡菁的旅游补贴,跟着蔡菁一起外出旅游。此外,蔡菁私下也会补贴经济困难的学生去旅游。“3年来一共给学生补贴了3000多元,毕竟学生经济能力有限。”蔡菁说。

去年,来自该校管理学院的学生罗希野就拿着500元钱奖励,跟着蔡菁和另外两名师生,一起游玩了桂林。按照罗希野的攻略,4个人住价低质优的酒店,租自行车绿色出行,玩遍了遇龙河、银子岩、龙脊梯田等旅游胜地,全程下来包括来回车费才花了1800元。

“大学里第一次出门旅行,不仅去了最想去的地方,连来回车费、住宿费都不用自己花钱。”回忆起这次旅行经历,罗希野觉得十分幸运。但能得到经费也实属不易,“当时几乎把网上的攻略查了个遍,哪些景点非去不可,哪里的住宿性价比更高……”罗希野坦言,旅游攻略看起来虽然简单,但是写得确实很考验人,也算是对这门课程进行了全面的复习。

“旅游经费不算多,能拿到的学生也是少数,但我想尽可能带着学生们出去看看,让学生们开阔视野,感受各地的不同风土文化。”在蔡菁看来,旅行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式。她还鼓励学生用自己的奖学金、兼职所得多出去走走。

蔡菁表示,之所以给学生们开设“文化名城人文解读”课程,是缘于自己对旅游的热爱。自2011年开设这门选修课以来,她开始利用周末、节假日到全国各地游览大好河山。4年来,她去过全国20个省市的62个地方,其中多数是红色旅游景点,由于是自助游,所有的行程花费约为2.3万元。

旅游不仅让蔡菁感受到了祖国的壮美河山,也锻炼了她的意志,形成了更多的人生感悟。2013年,她一个人背上行囊,历经6天的仆仆风尘,从武汉出发,途经郑州、西宁,拉萨到达日喀则的卡若拉冰川山脚。“我第一次站在5000多米海拔的地方仰望冰川,让我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感受到了人类在大自然下是如此渺小。”虽然有一些高原反应,但是她仍然为眼前的美景所折服。

由于蔡菁的讲授既介绍了祖国的风景名胜,还会讲述景点典故与名人故事,并且还会根据自身的经历分享一些旅游心得,因此十分合学生的“胃口”。她的课堂常常爆满,还经常有学生前来蹭课。蹭过一学期“文化名城人文解读”课程的本科生成宇浩说:“虽然自己既没有学分,也没拿到旅游经费,但从课堂上了解到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也算是旅行前的预习和演练。”

“我倡导红色游学,这里的红色不一定是革命圣地,祖国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会令你骄傲自豪、热血沸腾。世界那么大,我希望带着学生多走走看看。”蔡菁感慨地说。

大爱无疆。

又有一句玩笑话了,大学为我国的婚姻幸福作出不少贡献呢。

你,或许是正享受爱情甜蜜的在校生,抑或是尚未找到真爱的单身狗;或许是面临离校的毕业生,抑或是已离开大学多年的校友。并不知道校园里有多少表白会让爱情到永远,但世界那么大,终究经历了那一次相遇。已经错过了的,珍藏回忆;正在甜蜜的,珍惜当下。

(作者系武汉大学学生)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世界那么大 想带学生去看看

■本报通讯员 刘姣姣 陈莹